



虽然无法描绘出桂花香味,但是每一条路、每一座城的桂花香味,我想总是一个模样。

一枝淡贮书窗下

□江 徐



早上推开窗,空气里润过来桂花香。过了立秋,到了这个时间点,年年如此。一场凉雨,几缕桂香,天气就开始认真转凉。

关于桂花的诗词,古人依了各自的境遇与遐思写得各有风韵。李清照喜爱梅与菊,但依旧将桂花列为花中第一流。“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她用十四个字,概括出桂花的体魄特征,仿佛一幅水墨素描。的确,桂花不适宜观赏,应该用嗅觉感知它那饿了似的气息。

又逢秋桂时节,今年最中意朱淑真的二句:“一枝淡贮书窗下,人与花心各自香。”

她撇开花的形态,转而观照内心。以窗为岸,窗外花香,窗里人香,有人情思,花亦有心。那淡淡的香味,就像秋藏窗下,隐隐约约。经历沧桑的人,明白这越来越多、越来越浓的花香终将缥缈消散。所以,朱淑真接下来这样写道:“月待圆时花正好,花将残后月还亏。”世事莫不如此。

期待一朵花开,比欣赏一朵盛开的花,更让人感到幸福。明天去见喜欢的人,今天就会开始愉悦起来。

窗外的桂花香,让我想起蒋碧微与张道藩的情事。起初,鉴于她是徐悲鸿妻子的身份,二人嫂弟相称,言行发乎情止乎礼。蒋碧微与徐悲鸿的婚姻貌合神离,以至于渐行渐远。与此同时,在张道藩的炙热表白下,她坠入新的情海。

她是敢爱敢恨的女性,可以不在乎世俗道德评判,也可以不顾及张道藩的官场地位与社会声誉。两人难得见上一面,书信却连绵不绝。浓烈相思、心底烦恼、身边细微的美好、国家时局的危难,都交付鱼雁传书。

秋天,桂花开了,张道藩给千里之外的蒋碧微写信,信中附上桂花。“因为你喜欢桂花,我特地采了小小的两朵,附在信中奉献给你。最奇怪的是我在折取的时候,无意中得到两

改善环境的最好做法是从改变自己开始。

五十知天命

□杨 谓



自从跨入天命之年,常常生出自己已够资格谈论生死命运、生活意义的错觉……

有人认为:生是偶然,死是必然,迟早要降临的死亡会摧毁一个人一生所有的努力,或者所有的颓废,所以人生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可谈。也有人认为:人生的意义实在很简单:挣钱、娱乐、享受、经营好自己的小家底。还有人认为:人活着一天,就要为上一天,与人为善,争取多留一点财富给后人。从何处来? 来干什么事? 向何处去? 这样的问题是天大的、无解的问题,留给哲学家们去思考好了,俗人如我辈,不必于此空费心思。来到人世已成事实,将来必然会离开也是不可更改的,所以还是安下心想想眼下怎么做好了。就像行车深陷淤泥,需要操心的是如何摆脱困境,而不是假如出发前如何,到达后又该如何等问题。

人与世界上的任何东西一样,都是由微粒短暂聚合而成的物质,所不同的是,人与树木、土石、飞禽走兽不同,人拥有卓越的性能和美德,能思考、创造、求真,能利用其他“物质”,通过再生产、重新组合的方式局部地改造自然。人应该珍惜和利用这种“不同”,尽早选择自己的目标和行为方式,以体现生命的价值。

生命的目的首先是为了自己,其次才关乎他人,最后又必然是为了自己。在快乐与痛苦之间选择,人们都会选择快乐。有的人即使眼下选择痛苦,其长远的目的恐怕还是为了得到快乐,得到更多的快乐。情人间的分离是痛苦的,原因有主动的,有无奈的,最后的指向不都是为了双方有更好的

想象一下,在通往学校的道路上,孩子们扛着扁担和锹,手上拎着泥络子去上学,是怎样动人的景象。

钻进皮肉,只留半个身子在外面,很多女生都吓得哇哇大哭。贫下中农告诉我们,千万不能拽,水蛭是拽不出来的,它只会被拽断,那半个就永远留在血管里了。你得不不停地拍腿,水蛭自然就出来了。我们照着去做,果然钻进去的水蛭都缩回来了。我们每次去生产队插秧,噼里啪啦的拍打声会响彻水田上空。插秧前,要把板结的水田弄软和了,那时农机稀少,只能依赖人工。我们所有的男生在周老师的带领下集体下田用脚踩。我们围成一圈,舞之蹈之,放浪形骸。

捉癩宝也算是“教育学大寨”的一件新鲜事。癩宝即癩蛤蟆,那年头它们遭了殃——据说它们的浆液可以制成中药,用来拯救病者的性命,于是学校响应国家号召,停课捉癩宝。全校的孩子都拿着蛇皮袋,奔向广袤的田野,消失在沟渠和芦苇丛中。癩宝样子丑陋,很多孩子都不敢捉,但隔壁班上的一个曹姓孩子却无所畏惧,他的蛇皮袋很快就装满了,他背着装满癩宝的蛇皮袋疾速赶回家中,倒进一口空水缸,又转身出去捉了。晚上,全家上阵,用一种专用工具刮癩宝浆。癩宝终于被解除囚禁,可以离开水缸这座集中营了,但必须交出它的浆液。在惨淡的月光下,伤痕累累、奄奄一息的癩宝纷纷朝外爬,逃往远离人类的地方。然而,很多癩宝倒毙在半路上,要在天亮以后人们才会发现,这儿那儿都是死去的癩宝。捉癩宝运动进行了一月有余,周围农村的癩宝都被捉尽了。人们再也不会 在黄昏看到憨态可掬的癩宝,蹲在路边悠然自得的样子了。癩宝笨拙,也可以说大智若愚,它们看上去无所事事,优哉游哉,一旦有蚊虫从头顶飞过,癩宝会一跃而起,喉咙颤动之际,蚊虫早已下肚,敏捷得不可思议——可是,人们再也看不到这种景象了。在全校的总结大会上,季钧校长表扬了曹姓孩子。我现在还记得季钧校长是这样说的:“这次捉癩宝运动,曹同学捉的癩宝不仅是全校最多的,全公社也最多,简直就是‘癩宝大王’。”

要是在今天,曹姓孩子肯定是网红了。

开会时讲的是大寨。遥远的大寨让我们心驰神往,更何况有个郭风莲呢?郭风莲是大寨的女干部,报纸说她长得多么多么的秀美,正值青春期的我们都想见见她,所以,我们这些孩子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去大寨看看。我们用了整整一学期终于把河塘填平了,挖第一锹时,还漫天飘着芦花,而收工时已经飘着雪花了。那一年,我完成了一米八的身高,也是怪,沉重的泥担子并没有把我压成矮子。一米八的个头,皮肤又白,又是班上的学习尖子,因而格外引人注目。那一年我开始写诗了,工地的广播里从早到晚朗诵我创作的“工地诗”,我的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并试图博得女孩子的青睐。事实上,有很多女生频频向我暗送秋波。我先是喜欢上了一个叫陈福秀的女孩子,后来又移情别恋,爱上了一个叫葛福珍的女孩。她们一个住在十二大队,一个住在一大队,正好在小镇的两端,如果我有足够长的胳膊,就可以左挽陈右揽葛了。那一年,我还被评为“填河造田”积极分子,我至今还珍藏着这张奖状,它是我生命史册上的一枚耀眼书签。那一年,小镇上有了路灯。我幻想到路灯里去居住,因为明亮,温暖,那是一间理想的房子。要是有人往我的房子里扔砖头,我就拿火光向他扔去。

教我们数学的山东大学数学系毕业的周裕丰老师有点像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冬天总是围巾绕肩,待人温和有加,话语里总是有“哈”,最著名的例子是,有一次他请小镇上的朱桂明医生出诊,他是这样陈述病情的:“朱医师哈,我家伢儿哈,昨天晚上哈,吃了点蟹哈,又吐又泻哈,能不能哈,到我家去看看哈。”上一堂课,他说的“哈”能装一箩筐。除了教数学,他还兼班主任。有一次,他带我们去生产队帮贫下中农插秧。插秧是个很恐怖的活儿,因为你两条腿上会爬满水蛭,甚至会



比翼

郭俊摄

捉癩宝

□刘剑波



20世纪70年代热映过一部叫《火红的年代》的电影,于洋主演。于洋在主演这部片子时,正处于生命的顶峰,表演艺术上也是炉火纯青。用今天的眼光,这部子不堪卒看,但我喜欢它的名字——火红的年代,它是灼热的,生命被炉火映红,让人热血沸腾,整个时代被滚滚洪流裹挟着向前。我的整个中学时代也可命名“火红的年代”,要是拍成电影,一定很有意思。相比现在学堂里的学生在沉重的课业里愁眉苦脸,苦苦挣扎,惶惶不可终日,我们简直太快乐了。因为隔三岔五要到生产队参加各种体力劳动,我们筋骨强壮,胃口极好,吃嘛嘛香,一挨枕头便呼呼大睡,全校没有一个戴近视眼镜的。我们的书包轻盈无比,一两本书,加上一只文具盒,但书包里放着红薯和馒头干,那是我们吃不够的美食。很多孩子不用书包,把课本夹在胳膊窝里就跑来上学了。有一年,我们根本就不带书包,而带锹和泥络子。想象一下,在通往学校的道路上,孩子们扛着扁担和锹,手上拎着泥络子去上学,是怎样动人的景象。

那一年,因为响应上面提出的“教育学大寨”的号召,小镇中学决定停课,将教室后面的河塘填平作操场。那河塘面积足有十亩地,深有两丈,靠我们这些孩子用一双稚肩挑泥填平,工程不可谓不艰巨。那时流行一句口号,“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河塘怎么好跟有老虎的山比,况且水又是温柔的呢。更重要的是,大寨人“三战狼窝掌”的事迹激励着我们。那时,“大寨”这个名字真是如雷贯耳,广播里说的是大寨,报纸上写的是大寨,

空红包

□王春鸣



晴朗的下午,整理空巢,忽然翻出几个空红包,是每年过年和生日时,给小树的贺礼,里面的钱早就被他用光了,红包上因为我写了字,没有好意思丢掉。但是不知道怎么到了我的抽屉里,猛然看见,百感交集。

已经好几天没有和小树联系了,为了他大学选专业的分歧,我正默默地难受着。

他从小到大语文成绩一直很差。阅读写作,很难得应试之要领。初中的时候,他有时候回来会跟我说:“今天我们做了篇阅读理解,题目是《逍遥游》,我一看这不是我家的家风吗?”我掩面而问:“那你题目答得怎样呢?”“错的呀!”又一次,回来跟我说:“今天我们做了一篇阅读理解,里面引用了海子的一首诗,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我不知道为什么差点读了掉眼泪……”我心酸地问:“那你题目答得怎样呢?”“错的呀!”以至于有一次,他月考得了个不错的分,语文老师也忍不住发来贺电,我收到短信时正在大巴车上和同行的朋友聊天,当时戛然而止,举手机欢叫了一声,半个车厢纷纷侧目,朋友也莫名其妙为我高兴:“怎么啦怎么啦!”“这次语文考得好!”“哦哦,考了多少?”“81!”“多少?”“81!”看着我得意满足的样子,家有学霸的朋友心情非常复

杂,他不能理解我。

高中时小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理科,语文成绩在班上忝列末位,分值二十的阅读理解得三四分是经常的事。唯有一回,学校发来期中考试排名,赫然写着“语文年级名次286”,我和他爹欢呼一声,扔掉拖把抹布赶紧地拥抱在一起——我感觉此前我们已经近十年没有拥抱过了——这个名次秒杀了五百多个同学,怎么能不欢喜呢?当然后来,我们再也没有欢喜过,因为他又回落到年级倒数,并且稳稳地稳住了。

我一直都不慌,因为我知道这就是我的孩子,不是标准答案的孩子。

高考之后,小树不愿意仓促选定报考的专业,最终选择了一所在中国办学但是全球招生的大学。学校提倡通识博雅教育,大一大二可以自由选课,大三才确定专业。小树如鱼得水,课表上排满了哲学、历史、社会学课程,闲时开始写长长的游记、小说,他的文字感觉很好,放得开,收得住,有幽默感又不乏理性,和写在试卷上的完全不同。何况他物理好,数学好,这些专业方向都不错,不惧就业,能保他衣食无虞,供养他各种各样的兴趣。

我欢欢喜喜地给他定位成一个有文艺气质的理工男。

忽然有一天他却告诉我,准备选读文科,他觉得人文课程更有趣,还给我举了一个理科转学历史的学姐做例证。其实在这个内卷的时代里,我的浪漫和理想主义已经渐渐消失了,我曾以为这只是我自己的失落,在考

这一叠写满祝福的空红包,大约是一个继承了我的理想主义的年轻人,对回落到现实中的母亲,暗含嘲讽的质疑吧。

量小树的未来的时候却发现,它牵连甚广。我心里有一万个反对的声音,但是我只能弱弱地对他说:“如果你也是个女孩,长得也美,家里也有钱,那你可以去学文科;或者你有苏格拉底或者尤瓦尔·赫拉利的智慧、才华,能在这个领域崭露头角,你也可以去学文科……”否则的话,我有点担心你将来养不活自己,也养不活你的家庭……”

他心里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我猜想,这些有字的红包,是他放到我抽屉里的。我抽出一个,在红红的封面上我写道:“生日快乐!《国语》有云:蓄力一纪,可以远矣。一纪是岁星绕地球一周的时间,也是中国传统的一个生肖循环。我的十二岁的小马,养精蓄锐了一纪,从此可以步履矫健地奔赴自己的远方了!愿你快乐而自由!”又抽出一张:“终于迎来你的束发之年,在荏苒的光阴里,我们看着你,陪着你,从垂髫小童而至总角,磕磕绊绊地成长,成为一个自信而阳光的少年。你是命运送给我们的最好的礼物,而你也正在长成你自己希望的样子……一切都很好,愿这好一直好下去!”读着自己写下的祝福,忽然泪湿。我从来没有要求过小树成功和优秀,但是那么希望他幸福快乐,在他不会应试语文的时候,连写一张纸条都会引经据典,斟酌用词,就怕他疏远了文学和审美。可是当他终于解放心性,在文史哲中找到自己人生兴趣的时候,我又惆怅而恐慌,眼前全是我那些从文的男同事男朋友,略显窘迫的中年生活。

这一叠写满祝福的空红包,大约是一个继承了我的理想主义的年轻人,对回落到现实中的母亲,暗含嘲讽的质疑吧。我不知如何是好。